筠谿集

二

筠谿集卷二十　　　宋　李彌遜　撰

祭文

祭劉中奉文

惟公尚同於世常晚自首道不趨官殉利以詭隨指事為公慮務子孫業古人之並驅行寧撓而居官寧拙而不捷位寧卑不干跡寧晦而不沽駕義軒以距所身任民之瘼服大墨綬而出宰發積稾以

末寫庶後會之可圖豈一訣而不返遂長遊以昏衢想聲容於耳目恍如在而倏無氣憑憑兮填臆涕漣漣兮墜穤雖然公之病也示疾而不癯公之死也瀝酒告語順化而不虞其視去來猶夜旦之常易於脫屣之與棄穤則余獨尚何悲兮悲夫斯人之萎矣好古特立之士將孰行而與俱欲拊棺以大慟兮中流亡檝而隆車無輿寄一觴以千里兮嗟我哀之莫如

祭黃待制文

嗚呼元暉江東之秀直秉於躬義信於友悟主以誠君曰足手牧民以悌人曰父母十年仕途鵬激驥騄一罹險艱萬里南走谿奇蘊能百未一究方觀其來云胡不壽嗚呼哀哉惟我弟兄識公最舊學也同席仕也聯綬如荑如稂日就芸耨竹柏異心芝之蘭同臭間闊胡越久幸一覯朅來新安公則出守尺書告歸引我心脰孰謂一朝往拜公柩蕭蕭秋原書響猩狖丹旌言還閭里驚湊顧予友生匍匐敢後一子纍然泣進號仆酸風射眸

好兮將歲寒而益隆我駕既東懶以解顔兮寫懷抱之短封神輿心㫰往來公側兮驚歲月之轉蓬念茲仰止情耿耿兮冀後會之可重嗚呼哀哉今我之來公則逝矣登公之門草樹悲風拜公於堂縞素在縫庭有鵲啄几有鼠蹤想聲容其如在氣憑憑兮横胸拊棺大慟莫究哀衷魂兮來些訣此一鍾

代伯氏祭蔡侍郎文

惟公挺挺奇禀河秀嶽靈奥學雅思淵蓄雲蒸發策壯

歲際時休明攄忠諫省率屬貳卿牧守師帥所臨見稱
吏有師表甘泉老成浩然退閒宴處鍾陵築室蔬圃若
將遺榮坐上客滿咄嗟甘馨肥家有田教子有經公初
見我至自浮光念我無廬招致連墻好及兒女願言靡
忘相歡不足我徂武昌鵷鳳搴舉於門有光越來結縭
和鳴鏘鏘我還北闕公名自東一見未欵斥逐靡容上
東門外欲挽無從弦月三彀尺書再通謂當還家樂與
昔同如何訃來失聲拊胸嗚呼哀哉才雄萬夫百蘊一

施方需復起福我黔黎天不慭遺有識共悲寒門騃女獲奉帚箕甫見於廟未勤婦儀今其往也蒿屨榛笄哀與恨偕痛何窮時執紼拊棺念阻此期薄奠齎誠千里一辭嗚呼哀哉

祭山塘虞部諸墳文

自昔國博君出守毗陵歿於官遂葬其州之横山厥後四世留寓它邦俯仰百年祭省有闕某念去國之悲日微嗟世路之虞方棘秋八月始自毗陵擕孥南歸水陸

之行三千餘里道路之日凡百有奇以十一月癸丑至縣境稅鞅之初恭拜墓下宰木可圍封草不剪顧瞻遺跡泣涕莫收載惟某父祖兄弟累世並仕逮及庸愚亦通朝籍名浮於實職過其能皆吾祖之遺澤其何以仰答神庥某方將受廛邑井聯居宗族以奉春秋之祀子子孫孫繼承無斁惟明靈其保佑之

祭公述六叔翁文

昔侍先君拜翁早年逮籍賢關翁為登先我時尚幼翁

視子然慰我孤悶嬉笑挽牽開我童蒙琢磨彫鐫我官
於朝翁與計偕移樽晚席鮮榻夜齋自冬徂春雍容懽
諧出祖東城期以後來一别永訣掩兹夜臺嗚呼哀哉
我昔北遊爰自先世去國百年浮家萬里翁勸我歸杖
屨許侍我今歸矣翁則我棄及境輿懐有淚雨墜嗚呼
哀哉我昔在遠族裔莫分次譜辨世翁與我言乃祖乃
父孰子孰孫今拜於堂畢集畢尊獨不見翁失聲復吞
嗚呼哀哉翁之云亡我方南北殮不臨棺葬不執紼瀝

酒墓下痛將何及想翁音容如左右立薦此哀誠魂其來挹

代兄長祭墓文

我家於閩爰自遊擊其後三世出從官檄有子有孫南北異適歸心旌提道阻且逖頻年江淮寇至接迹衣冠駭奔半落鋒鏑脫身南來如救焚溺一枝故林饑馬赴櫪峩峩蒼山千仞立壁餘二百年卜此宅穸載掃楸松載集踈戚肴核在豆酒醴在幂緬惟先靈鑒茲誠赤念

我千里肩未及息屛除後艱保之無斁

祭蔡子强學士文

嗚呼哀哉惟余子强挺拔諸彦才兼百能學妙一貫容德淵止高義雲煥英特之氣粹然見面承家孝友移及疎賤陽城居晉人以遷善四十專城抑强扶懦黄覇治潁民以除患朅來故廬築室其畔超然遠俗以道出盟若將終身蜺視纓弁人曰不然國欲戡難君出而仕噫手可辦圖功凌烟拭目斯見云何葢棺在此一旦嗚呼

天道茫茫茲理孰判念我結友爰自弱冠聯姻於門並
策漢殿二人同心蘭臭金斷一行參商歲月奔電我歸
自北訪我鄉縣皤然兩翁驚顧三嘆夜語更僕晝席銷
篆共追一笑牢結冰泮方將蹇驢百竭不憚訃音遽來
疑駭魂亂頻年友朋彫喪過半奪我良戚天亦可怨百
里拊棺蘋藻自薦衣裳在寢簡編在案想君音容零淚
若裸尚期九原鑒此觴奠

祭林時專舍人文

惟公抱英特不世之才負閎遠有為之志皇皇華國之文諤諤濟時之義偉擢秀於詞林實蜚英於蚤歳方握蘭於華省繼簪筆於清陛爰待命而劇遷俄分符而闓寄惟嶢嶢與皓皓宜入朝而見忌雖喜愠之不加而薦紳惜君子之居外謂將躡青雲而坐廟堂扶聖人之至治何不慭此一老奄衣冠而永弃嗚呼哀哉嗟賤子之登門辱顧遇之特異摳衣汶水之生歛板蓬山之吏接謦欬於三餘獲周旋於兩紀悵契闊之十年絶音書於

萬里何一訣而終天慘臨風而酸鼻念舊盟之可尋幸庶幾公之有子予託姻好於松蘿俾蘋蘩之是祀茲有事於窀穸屬涓辰之將至雖女子之有幸傾婦儀之未備生不服勤於箕帚葬不致恭於賵襚敢陳奠於椒漿寫餘哀於一誄噫德何臧而年胡不長才何大而仕胡不遂意餘芳而賸馥流後昆與來裔冀精誠其有知永毋忘於下庇

祭李伯紀丞相文

嗚呼哀哉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為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宿將俯首聽命金人叩關衆曰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夷建炎龍飛公位冡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冦讐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公乎有國有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姦回憸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

暮嬉閒闊十年復見於茲蒼顏白髮頹然兩翁一笑念
舊尊酒屢空行不由徑仕不背公它山之石有過必攻
國人曰賢若出一口我老而迂賴此良友十日不見僮
僕系走訃音遽聞匍匐莫救嗚呼若冲聳壑之材終於
陸沉黄絹雖賞朱絃絶音有見於古不見於今隱居好
學遠近慕之其陽亢宗之流乎不慕官榮優游卒歲其
馬少游之儔乎孰跂其行而嗇其位乎孰豐其德而不
與其齡乎抑造物者量長較短乘除而折中之乎將根

虎躬督戰士進逼賊營授指方畧尅日徂征既病且亟
或言旋歸瞑目語難毅然不回男兒死死耳寧死於國誓
無生還必破此賊士方平居無以踰人盤根錯節乃見
其真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死必大怖子實易之以狥國
故有賢若此我輩厚顔謂當崛起以濟時難云乎不弔
奪我良士天耶人耶莫究所自豈造物者有意於斯人
以成其名使全軀保妻子之士聞而知懼某老而無能
濫守兹土箴規藥石賴子以助子今往矣莫我肯顧瞻

書筒系主也大江東橫不能獨往而夢寐見之也訃音遽來泫然流涕而不能自已也公深入不二死而不亡而余尚奚悲也悲夫蒼顏白髮隻影自憐而知我者爲誰也

祭趙道夫待制文

惟公少篤於學老篤於行慈仁之言入於人心靖退之節根於天性泛然與物而能同確乎臨事而不諍十年掛冠致安車之三聘兩居詞掖席未暖而告病四易郡

也不怖不恂屈伸臂頃超然離人而反乎天則吾屬尚何悲耶寄哀衷於觴豆悵永訣於九泉

祭葉成父尚書文

嗚呼公之云亡孰如我哀也與公生同鄉仕同時老同隱於江湖之上也與公性同迂術同疎志同遠於世俗之間也公之在禁嚴純明靖直不阿不忮見義必為無所顧避於艱難中足國大計我則不敢望公也我之在林壑卑謙靜默以道自治如不繫舟泛然於世流行坎

云亡孰如我哀也雖然公之生無一善之不備死無一

恨之可遺也官八座而壽踰七十妻偕老而子可與立

也歸棲一丘游泳佛海幾三十年超然塵垢之外而世

莫及也天不憖遺奪我良士我非古人誰復是似杳然

聲容氣橫臆而淚溢眥也嗚呼公之云亡孰如我哀也

路祭葉成父尚書文

嗚呼成甫公平居時十日五日一見公於香嚴之上也

及公之亡猶覿柎棺大叫而公有聞於九原之下也公

未衰親則垂白女或尚笄禍福倚伏豈人所期賓益方集設虞盈握曾不俄頃弔者及帷豈造物雖靳其所享而於死生之際脫然而無疑達人大觀庸何得知嗚呼哀哉我於君家姻綈則冝惟尚書公友敬所推君之有子我實妻之庶幾百年青松兎絲我老且病君忍我遺有有在几有酒在卮酹以薦辭孰如我悲音容未遠知乎不知

朝廷患之擇能臣得葉公成甫試以經理之事今上即位遂登崇之公純静明練先事有謀不疾不徐而以辦給自為庫部郎即掌賦歴左司郎中江淮發運使户部侍郎本部尚書周旋四三年間方時難虞調度多出不測未嘗以錢穀之問至廟堂天子頼之一日不使去左右諸大夫國人皆以足國裕民知公而公惕然不自為得葢其所存者大以心計稱非公志也方且抗章力陳治道大畧曰絶害源以安百姓明賞罰以厲士卒立紀

成人金紫公愛特異嘗撫之曰大吾門其此兒乎及長種學績文遇事窮覈根源不為口耳學再試不第用金紫公蔭入官調鄆州須城開封陳留兩縣主簿杭州臨安丞知開封府考城縣京畿提舉常平司管幹官編修六典檢閱文字開封府刑曹掾衢州司録事提舉京西茶鹽召為庫部郎官開封少尹自是通顯矣須城郡獄久不理檄公主之富民何氏毆人限內致死而驗實無傷郡侯疑其行賂必欲處以死公曰殺人者死法也今

疑似之間論以極典可乎郡侯悟卒杖遣之壽昌愚民假浮圖氏說聚衆為擾當路者欲入其罪且授之意公持法甚力不為變臨安到官三日有旨令丞例罷先是使者陰擿前官之失命下誤及公公怡然去官不復辯陳留地多鹹鹵公募民開墾假之資而薄其歛未期年瘠地二千頃盡為膏壤西成公田所括民田之餘收其入為應奉費因以侵擾民甚病之事有關京畿者長檄公往且勉以善事貴人速化之術也公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此非僕所能辦不行六典置局館中公下馬閉閤不與事接編劃之餘取未見書讀之有會意手自抄録洎去職所閲幾至千種公為掾位在諸曹下會尹京者以慘酷為治覬望貴近侮慢官僚凡有咨決附吏以白故得容其姦公聞得見必為辯曲直面折力爭衆人危之尹亦為屈延福官池畜灘鶒千餘不日盡死徽廟疑有致毒者幷按經由諸門連逮二百餘人公鞫治得情坐所飼之物非宜列上皆從輕釋中年縣百姓事紫姑

蠹殘民用失信商賈此何法也陳於朝令所部勿棄以俟報迄如所請公以庫部出使京西會主上登極南都調度未充公亟至京師發户部及内帑錢帛不淹時大集凡賞賚給予無乏事者兼察院賞功司川陜去朝廷道遠理賞者無慮數千輩吏乞取小不如意必摘細故往返詰問動更歲月公建議令主將具功伐差等報守帥監司守帥監司覈實上省部省部按檄即行嚴為賞罰通糾僞濫人皆便之除江淮發運使專一措置户部

財用上謂宰相曰葉某明於吏事心計尤長且留行闕以備官使其被上知遇如此異時提舉一行事務廣置官屬月給錢數百萬為公使美官要職皆有所遺至是公以貳卿兼之因入奏曰上巡幸出不得已御府供須各有司存事務職在區處次舍分撥舟車此外宣索乞皆寢罷月給公使鐫十之九減官屬十七人獻議者請以鈔法行於福建下公議公曰鈔法之行非民便也一立成額後不登不免取之百姓又沿海亡命賴魚鹽以

餘事雖家至戶到所不能知者公皆縷陳而力除之遠近受賜焉泉州當凋瘵之餘公私匱竭公政事一趣簡儉上下安之范汝為據建安辛企宗以制置使屯兵福州大其軍食而責於旁郡公曰吾州民力屈矣擾之恐生變上其事獲減民賴以蘇郡兵驕恣日久前後守將多務姑息公至一裁以法郡廩給米軍士有稱陳腐者什百相和遂至喧閧公俄至諭以理衆大驚捕誅為首者無敢異言有告郡卒為變公密有處而示以閑暇郡

起享年七十有二聞者莫不悼善人之云亡也娶江氏
諫議大夫公望之女封淑人子男一人櫻孝而才以克
家稱今為右朝請郎女一人適右廸公郎坑冶司檢踏
官朱偁偁之子大亮將仕郎皆公推異姓恩所任也孫
男二人大廉右廸功郎福建路安撫司准備差使大猷
登仕郎它以恩命及中外親族者凡九人惟公慈祥孝
友見推宗黨純誠篤信見重朋友平居謙恭語若不出
諸口及其臨事挺然直前無所顧隱不能詡詡相媚悅

與王公遊雖觴豆之間一有不合必正色危言以直之
遇善類瀹然出肺肝唯恐其去世俗之交偶坐終日至
不吐一辭公自躋顯仕其所施設不圖赫赫之功為所
甚難絶口不自衒鬻胸中藴蓄未嘗先事有言故平生
知公所存者少而公亦不自以為慍也積官通奉大夫
職為龍圖閣直學士封南陽郡公邑二千四百戶食實
封一百戶將以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葬於剡浦丘坑曽
祖之域櫻也持長樂吴元美之狀來請銘吴信人也出

公門惟舊嘗曰南陽公自為小官時作邑治獄愛民之心一本之誠及中興之初專任大計前後建議勤勤為民一意以固邦本其設心何如也噫其眞知公者哉其生後於公十有三年登公之堂最晚而公遇之若長者親之若弟昆今其亡捨我孰銘銘曰

惟時需才如渴如慕及其成功亦在所遇桔槔待旱橇則備雨曰聖與賢毋必毋固偉哉南陽詩禮之緒一出而仕迺職邦賦逢此百為臨難必赴遂登尊榮亦所遇

歸大夫公方諱窮夫人處之晏如歲時奉祭祀接賓客
供伏臘豐儉中禮悉以身任大夫弟未有室者為求其
配姊未嫁者擇可妻妻之凡闈之內事無不舉未嘗以
不足為歎大夫之喪携諸孤自京師護以歸險阻千里
盡力襄事既葬會二子以疾死卜人曰葬非其地夫人
罄家資為改卜即與次子屏居甘藜藿撫視長養相與
為命方幼授之書既壯訓以義及其入官才而文言行
有物則夫人力也夫人在子官舍平居從容戒之所與

游必賢必仁客至度可款子則入告每告輒喜亟為設觴豆具肴核歗詠終日朝夕不厭雖家無儲至鬻笄髢中物畧無難色性莊重嚴勁樂施予使人知其勞逸故閨門嗃嗃不少自縱弛而上下歡輯僮御終其身不忍去晚喜佛書坐宴默若無所契臨終數日語其子以後事洎屬纊無一語亂者用大夫公恩始封崇德縣君累封至宜人子男三人長曰似右從事郎先夫人十九年卒次子偁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幼

子早卒女一人適故司農卿黄鍔封令人孫男一人大
亮將仕郎夫人之亡實紹興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偁
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祔於大夫公之兆狀其行來
請銘銘曰
溫而能制兮潔而可親夫得淑女兮子有嚴君從夫欲
貴兮從子欲壽不充其身兮必大其後

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江淮之南有大禪師號曰佛眼道行聞於朝勅居和州

之褒禪山踰年以疾辭歸隱蔣山之東堂遠近奔湊執弟子禮以求法者不知幾何人名山大刹馳使延請者方來而未已也宣和二年冬至之前一日飯食訖整衣趺坐合掌加額怡然而逝其徒哀慕如亡津梁如失舟檝莫知攸濟嗣法兄佛果大師克勤狀師之行且謂某曰師之於公風聞而悅一言而契今其逝公實見之知師莫若公是宜為銘乃序而銘云師姓李氏名清遠蜀之臨卭人捨家十四受具嘗依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

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
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游
江淮間徧歷禪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為世第一流宗
師徑造其室恭事勤請既入益堅演深奇之謂可以弘
持法忍壁立不少假兾其深造師七年未嘗妄發一語
一日有所契洞徹超詣機辨峻捷莫當其鋒自是釋子
爭歸之而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為得隱居四面山大中
庵屬天下新崇寧萬壽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公渙之

迎師住持未幾引去會龍門虛席遂補處焉居十有二年遷住褒禪山三領名刹所至莫不興起其在龍門道望尤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雲集至居無所容師不起於坐而化湫隘為巨刹壯者効筋力智者授軌度富者施資財初不祈也師嚴正靜重澹泊寡言笑動有矩則至出語和懌中節人服膺之其為教則簡易深密絶蹊徑離文字不滞於空無汗漫之説不以見聞言語辯博為事使人洞真源履實際非大有所契證

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但端
居方丈傳道而已與士大夫游不為世利屈苟道合則
欣然造之不爾雖過門或不得見公卿大人高之樞密
鄧公洵武聞其風奏錫紫衣師名司諫陳公瓘見所傳
語法歎曰諸佛心宗衆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皆未識
師也況其親炙者乎與佛果佛鑑同門莫逆道價相高
世稱東山二勤一遠云嘗宗百門義著圓融禮文又摭
楞嚴法華著普門禮文並行于世其參學得法者無慮

數十人士珪善悟為之首而宿松無着道人李法慧頗
臻其奥師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將逝謂其徒曰諸方
老宿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直將安往遂終無一言初
在龍門作靈光臺以會葬苾蒭之火化者且自為志曰
余它日亦藏於此後門人函骨以歸龍門龍門人悲且
喜奉之如生以宣和三年正月壬寅塔成銘曰
大智唯心無南北祖一離其源遂開牖户守玄尚同執
觧隨趣岐行派流既倒莫遡洪融混合演得其醇師則

嗣之道益以尊如收全潮衆波莫分如舉大地萬有以
陳用晦而明厥問四馳覺迷解繆逺邇是依用捨孰測
動言有規嚴以治己夷以示機端居叢林唯道是則化
行事修不失静黙大興龍門蠱壊以飾洞明真源深履
實際圓融普門並照兼利最後說法不立一偈嗚呼師
乎孰識其歸淵澄月現舟行岸移於一舉手示大慈悲
元珠在前罔象莫窺後學誰師靈光之碑

宣州昭亭山廣教寺訥公禪師塔銘

昭亭山廣教寺住持師守衲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五以
宣和四年三月十有八日無疾終闍維得舍利五色不
可數計其弟子虛藻等即奉師骨塔於寺之西南隅一
分以葬金峯師之舊隱踰月塔成虛藻持余友人卲摶
暘叔狀來請銘狀曰師族鄭氏其先吳人本衣冠子業
進士有聲場屋間性剛志潔不喜接世俗事視紛華澹
如也聞棲霞山雲溮庵主能以出世法導人因往依焉
後遊錢塘淨慈寺得圓覺几案間披卷恍然若獲舊物

誦至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心目開明踊躍自喜乃棄儒
衣冠禮圓照本公為苾蒭師具游方至圓通秀公室圓
通知其法器一見許之决剔疑情卒為印可在熙寧元
豐間圓照圓通道行當世鉅公要人咸所嚴事而師實
出其門叢林學者尊之皆以訥叔稱焉住蕪湖吉祥院
江寧能仁寺繼遷華藏皆當路以師道價敦請之非師
志也嘗曰比丘辭親割愛出離世網當以因緣果報為
念詎宜俯仰世權執事住持為人役耶故所至未幾輙

辭去隱居於宣之涇縣邑人王文誼為築室金峯以居凡十有六年宣和辛丑龍圖閣學士毗陵錢公即來鎮是邦會廣教住持虛席公曰此唐相國裴公隱地斷際禪師道場也宜得道行為衆欽信者居之無如訥者辭老且病公卒以禮致之師雖久於自晦一旦復出四方釋子摳衣問道雲集輻輳方來不已而師遽逝矣惜哉師逝之前二日嘗以頂相封授其徒既而啓封得偈二十言有違世之意其於死生際了了如此師為人勁直

精敏勇於踐履禪觀之外博極羣書賦詩屬文自號莫
菴翁有集行於世作大藏節要二十門門門為之序節
宗鏡録十卷擬寒山詩數百篇浩博淵奥事理並舉皆
以寓教觀者獲益焉噫余之愚且從師未久固不足知
師而賜叔深於禪者其言炳炳可考則師之行信矣惟
浮圖氏以真實不二為宗以謙卑慈忍為行以戒定寂
默為修至其弊則流而為詭為戾為貪又其弊則誕惑
不根揑給尚口訾慢自我好為人師寖以相承不知其

失而道日隱矣如是習者怠信者疑使人得以議其教是豈教之罪也以狀考之師則無是殆所謂明於宗篤於行而得其所以修者歟嗚呼亦難矣哉是宜銘又師之嗣法凡法藏卓公視余為猶子故余之諸父從師遊者衆師亡之夕見夢於余若有所屬者則銘師尚可辭耶銘曰

真離誕勝日翳昏曀始離之莠暨薰淞非傳異益放紛惟師友德合於渾堅持所修修所聞塵銷覺圓靜以醇

我當為汝稱揚讚歎於是慈覺良久答曰我觀世間以
及我身諸所有法因緣和合衆妄發生譬如幻師見所
幻人了無可取及諸取者況復有得而可言說我今若
言如是為法如是非法是為謗師及謗如來然念我昔
起心修行菩薩梵行勤求如來無上正覺於善知識生
尊重心恭事懇請無有疲厭以是力故得大辯才能知
一切出世世 間諸言辭海亦能普出百千種音於一偈
一句乃至一字廣演無量難解最上勝義自謂已得無

礙法門持以求證諸大導師咸皆稱讚與我受記令我信心益自堅固最後得見大智比丘彼時見我說此法門而作是言善男子無以聲音語言而作佛事勿謂如來正法眼藏而可言說末世衆生以取捨心希望成道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我今默示汝三昧無有一法不從此出而實無有一可得法我時豁然証無所証拔猶豫箭截疑惑網了知一切不從外來雖復與我最初法門不見分別是非二相而今我心轉加調淨如炬得火普

皆光燄如舟得檝無所繫着我即於彼大智師前歡喜踴躍頭面作禮而自歎言善財南行還見普賢從初發心所入佛剎不及普賢一毛孔中一念所入諸佛剎海微塵數倍我於大智亦復如是故我今者欲以一法為汝演說實不可得又我嘗聞是大智師夙植德本久修勝行於過去中親近承事佛印比丘佛印為言心境俱亡復是何物即於彼時証是三昧解力廣大信眼明徹直趣菩提淨出離道証燈相然復以示我非唯示我亦

以深心起大慈悲於未諸證悉以方便種種開示因此願力入菩提場三十九年四領寶刹所至興起度大弟子嗣法住世皆能於是三昧轉大法輪紹隆佛種無有窮盡居士聞已得未曾有即為慈覺以偈讚言

饑者易為食無復嗜正味辛酸及苦鹹自視皆甜相至其屬厭時不起更食想享以衆妙膳而反生惡憎衆生苦輪回樂法求解脫因樂轉生愛增長我慢山聞聲及見色得少便為足而於正法中乃作空寂怖縱横斜見

材閑障出離道自謂已証得不知流轉因良哉大智師
與衆作依怙能於不二門示現無相法滅惑斷諸見聞
此正覺知如持具足器盛滿甘露食隨取得飽足歷刦
有無盡衆生知正味永不念它食唯趣一乘道餘二即
非真刹那滅阿秖十方亦銷隕如是大智師在處俱現
前雖復示涅槃而實未嘗滅故我與慈覺歷耳得千悟
言說永不窮稽首第一義

筠谿集卷二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